

今日观察

步履维艰的人生却有动人光辉

文/雨来

对常人而言,行走是再平常不过的动作;对白海鹏而言,一步一挪,几乎耗尽了力气。

因小儿麻痹症,他自幼失去站立能力,如今身高约1米,体重不足50公斤,身体像“长”在板凳上。毋庸赘言,这种步履维艰的人生,不少初见者尽管极力掩饰,眼神里也会略带惊讶,同时怜悯之心油然而生。不过,这种惊讶和怜悯,对他并不显得一定友好,因此,我们很难想象,他55岁的人生旅程里,要耗费多少精神和力气。

然而,正如泰戈尔的诗句:世界以痛吻我,要我报之以歌。他自打成年即学会修鞋手艺,在外摆摊挣钱,与母亲相依为命,坚强勇敢地面对生活。虽然他要耗费更多力气才能达到常人的生活水准,但他并不缺爱。母爱的光辉是他行走的勇气,是他为生活拼搏的动力。在这一点上,他是富足的,因母亲给予的爱而富足。

孰料,屋漏偏逢连夜雨。就是这样一个人,生活还要扬起无情的鞭子。7年前,母亲突然瘫痪,他不得不收起鞋摊,回到家里全身心照顾母亲。每天,他为母亲穿衣、洗漱、喂饭,为母亲按

摩、翻身,更换和清洗尿垫,还要忍受久病之人心焦时的脾气。他不得不学会更多的生活技能,而每个技能都饱含艰辛,这对常人来说微不足道,正因如此,旁观者更觉心酸,也更加感动和佩服。

“在外面,我可能啥也干不了,但在家,母亲离了我可不行。”“你陪我长大,我陪你变老。妈在家就在,照顾她是我的义务。”如今,他55岁、母亲80岁,这7年里,他吃了多少苦,克服了多少困难,常人难以想象。

《论语》里,宰予白天睡大觉,老师孔子斥责他“朽木不可雕也”。诚然如是,

生活中有不少人肢体健全却沉沦于世,或遇到困难就怨天尤人。因此,从人的角度,虽然白海鹏离不开板凳,身体站不起来,但他坚强生活的精神,却彰显了一个男子汉的顶天立地。

从社会角度,母亲曾照顾他、爱他,现在他又克服苦难反哺母亲,这种母子之情、家庭之爱,对社会也是一种启示、一种教育。只有爱是永恒的,永远闪烁着动人的光辉。这种爱既照亮自己,也照亮社会。我们期待,被照亮的社会人士,也能以实际行动给予他们关爱,让他们活得更轻松。他们配享这样的关爱。(相关报道见11月29日A4版)

画里有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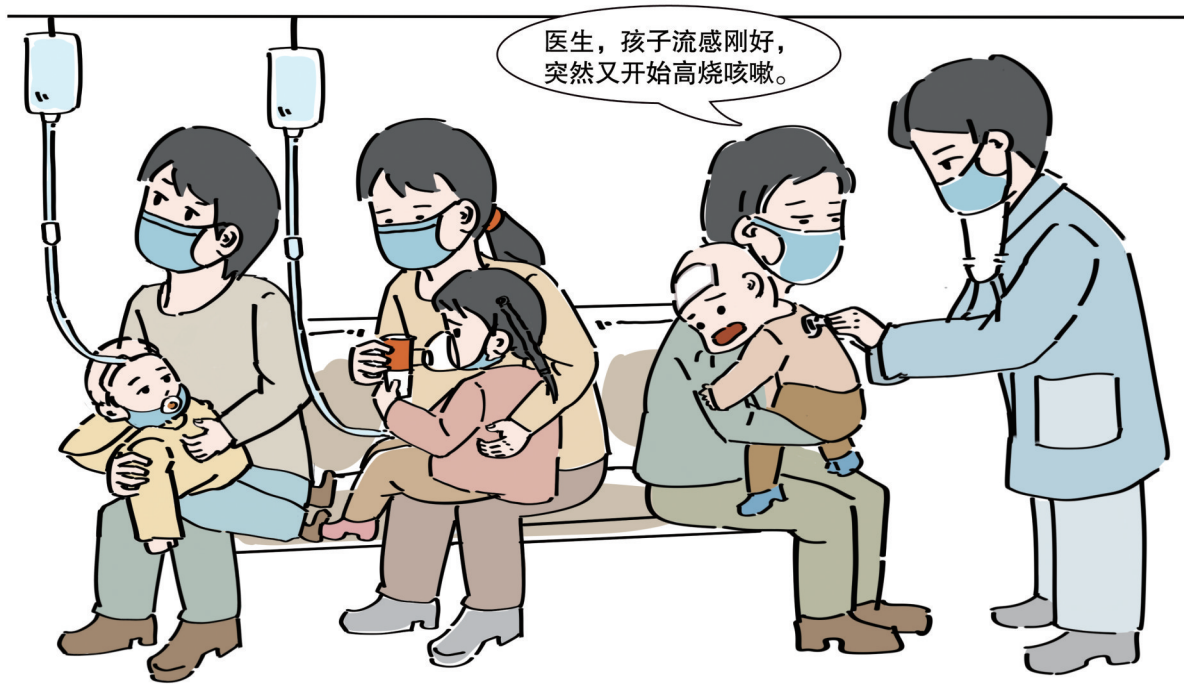
分级医疗

当前,肺炎支原体和流感病毒等叠加流行,市区各大医院患儿明显增多,住院床位非常紧张,甚至走廊里都放着医疗设备。

不过,对付几种常见病毒,医疗手段很成熟,所用药物也很常见,生了病尤其是轻症,不一定非得看三甲,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完全可以满足医疗需求。何况,医院里人头攒动,在大医院里扎堆排队,还有感染其他呼吸道病毒的风险。

不久前,我一个同事带孩子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看病,干净卫生,药物一种不少,关键是减少了扎堆感染的风险。国家提倡分级医疗好多年了,但人们的观念一时难以撼动。在医疗资源紧张的当下,不如放下旧观念,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一试。

(张骞/文 张梦珠/图)



一周漫评

本期作者 小雨

“诗意”诈骗

市民陈先生参加“诗词大赛”,被骗1万余元,这个“雅好”的代价不小。

骗子以“诗词大赛”为名,引诱参赛者购买虚拟礼物为自己刷票,陈先生花了1万余元将自己刷成一等奖,却发现承诺的奖品形同废纸。

受骗的不止陈先生一个人。警方侦查发现,这个充满“诗意”的骗局涉及23个省份,800多人上当。从高达190万余元的作案金额来看,这个“诗词大赛”的一等奖应该不少。

这种伎俩既老又新。说它老,是因为刷票冲名次早已见怪不怪,这个本来是地下的工作早已堂而皇之招摇过市。说它新,是因为骗子将刷票与“雅好”相结合,让有了一定年纪的“诗词爱好者”防不胜防。

其实,你越想得到的东西,越容易成为你的软肋,被骗子紧紧抓住。而且,越是贵重诱人的奖品,越不可能兑现。本案中的万元大奖和加油卡,其实是一种警告。可惜,对自己爱好的自信、对万元大奖的追逐,忽略了这个警告。

更可惜的是,不少人的爱好只是叶公好龙。文化爱好是精神享受,或者自娱自乐,可以修身,也可丰富自我。一个真正的诗词大赛,只是同好切磋乃至文化交流,所谓名次、奖品都是锦上添花而已,不必较真。一旦刻意追求,就陷入功利的陷阱,这是对爱好错误的理解,并非真正爱好。

一个需要刷票决定名次的比赛,一等奖并非诗词写得好,而是钱花得多。

带病上学?

目前,北方地区进入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节,流感病毒、肺炎支原体、腺病毒等多种病原体合并流行,医院里人头攒动,病房里一床难求。

在这个紧张时刻,北京、山东、河北等地要求师生不得带病上班上课,不建议孩子患病期间赶补作业。

这个要求温暖而又人性化,理应肯定。不过,教育主管部门作此要求,在履行正常职责之外,却透露出些许不正常的因素:孩子生病尤其是传染病,在家休息本来就是正当需求,何来教育主管部门专门强调或多此一举?

显然,学校和家庭的教育焦虑惯性太大了,即使在这样的非常时刻,也不得不劳动教育主管部门强力刹车。

这种担忧并非多余。北京一个急诊科医生在值班日记里说:凌晨,一个女孩儿看急诊,结束后,母亲问,明天能上学吗?医生感叹:孩子有问题,大人一定要先看病。

11月27日,最高法发布2023年第二批反家庭暴力典型案例,其中有个案例让人颇为吃惊。2022年,一个16岁的女孩考上大学,但父亲执意安排其复读,非“985”不上,并对其实施各种惩罚:将其头发剪乱、不让吃饱饭、冬天洗冷水澡、不让与外界交流……

中国家庭重视教育背后的逻辑太长、太复杂,而且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,非一篇小文所能道尽。然而,即使从重视学习的即时状态而言,过于病态地要求孩子,也偏离了教育的本义。

防止返贫

防止返贫靠什么?我们看看山西省的操作。

近日,山西政府采购网公布了《山西省乡村振兴局公开招标山西省防止返贫监测信息项目结果公告》,两公司中标,总金额877万余元。

为了防止返贫,把近900万元花在监测手段上,这听起来有点荒唐,很快引起舆论热议。对此,山西省乡村振兴局工作人员回应称,该项目经过立项论证,“所有的程序都走了,都是合法合规的”。

程序合规无可指摘,但关键还要看实质,这笔钱是否花得有必要的、有效果。

防止已经脱贫的人再度返贫,的确是全面脱贫之后的重点工作。然而,返贫风险不尽相同,这需要基层干部走村入户实地探访。2021年8月,山西省乡村振兴局副局长张建成在新闻发布会上说,山西省构建了“农户自主申报、基层干部排查、部门筛查预警、舆情信访研判”多层次多渠道的监测体系,确保监测对象能够快速、准确纳入监测和帮扶范围,努力做到不让一人、一户落下。

这段话说得很好,但问题来了:防止返贫监测系统说破天,也只是个辅助工具,代替不了实地“排查”“筛查”的基层干部本人;仅靠坐在办公室里敲键盘、点鼠标,是监测不到返贫风险信息的。

毕竟是近900万元的支出,额度不算小,再加上配备的工作人员,总支出还得上跳。把这笔钱投入帮扶增收等实质项目,让农民直接受益不香吗?